

An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of the cover depicts two soldiers in a trench. They are wearing caps and dark jackets, looking intently through the sights of a machine gun. The trench is reinforced with sandbags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are palm trees and a hazy sky. The entire illustration is rendered in a style typical of mid-20th-century Chinese propaganda art.

在光榮的游擊隊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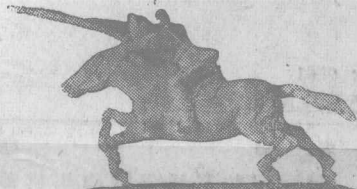
譚 堯 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在光榮的游擊隊裡

譚堯 著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編者的話

這本書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譚堯同志寫的一部自傳式的
小說。

譚堯同志是廣東人，今年二十六歲，中國共產黨黨員。一九四四年就參加了廣東的抗日游擊隊；一九四六年，又北上到山東，參加了華東地區的解放戰爭。在革命鬥爭中，曾立過三等功、四等功各三次。後來在某步兵學校學習，學習中被評為一等學習模範。文化學習前，他只認識一千來字，大部分不會運用；現在他的文化水平已達到高小畢業程度，並且能夠寫出較好的文章來了。

譚堯同志所以能寫出好文章，一方面由於他有豐富的戰鬥生活，另一方面由於他很愛讀書，他把蘇聯作家西蒙諾夫描寫偉大衛國戰爭的長篇小說“日日夜夜”閱讀了六遍；從閱讀中，學得了寫作思想和寫作方法。他每讀完一段或一節，就想一想裏面的中心思想是什麼，為什麼作者那樣寫；反過來再想想，如果是自己，可能怎麼寫；學了之後，就設法用到自己的寫作中。

本書是作者在抗日戰爭末期參加廣東抗日游擊隊，到解放戰爭剛剛開始的戰鬥生活。從本書中，讀者可以看到一個革命戰士怎樣在黨和人民的教育下，得到了力量，逐步提高了階級覺

悟，从恐懼到無畏的進步过程。同時，这篇自傳式的小說，由於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，所以寫的很真實、很親切、很動人，而且風格樸素，語言活潑。

一九四四年十月，一個晴朗溫暖的早晨，這是最難忘的時辰，它每一分鐘都帶給我無限的興奮。

早上八點鐘，我找到了大隊部。大隊長不在家，看家的是位十六七歲的小同志。他陪我坐着，給我倒茶。他這樣殷勤熱情地招待我，再加上有點人生，真使我有些坐立不安。我和小同志對面坐着，拘束得不知把手放在哪裏才好。

“你別急，同志！大隊長很快就會回來。”他打破沉默來安慰我。

老實說，我實在是着急，因為我的願望只有大隊長才能答覆；那就是我要參加游擊隊。

等了一會兒，大隊長還是不回來。我的心就像鐘錶的擺一樣，滴嗒滴嗒地跳動。我着急得實在忍不住了，就問小同志：“你說大隊長會答應我嗎？”

“會吧，哪會不會呢！”他說着，隨手把板凳挪到我跟前，緊靠我坐下。他好像要談什麼要緊事一樣，湊到我耳朵跟前，輕聲慢語地說：“同志，若是大隊長答應了，咱倆在一塊工作好嗎？作通訊工作。”他怕我不明白，就又補充一句：“送信的。”

他這個要求，使我很難答覆，不知道說啥才好，只好點了

點頭。因為我還沒得到大隊長的答應，怎能答應他呢！

他見我點了頭，高興的不得了，站起來，有說有笑地做了自我介紹：“我是大隊長的通訊員，我名字叫何明清。同志們看我長的小，都叫我小青。你若願意和我一塊兒工作，那我就多了一位好朋友啦！”

他又給我倒上熱茶，繼續說：“我在这兒一個人幹工作，又孤單，又寂寞，兩個人就好啦！我向大隊長要求了好多次，可是他每次回答都是：‘我這裏只需要一個人工作，嫌麻煩怕寂寞，就自己想办法克服吧！’有一次，我仗着胆子問他：‘工作太多，一個人忙不開呀！’他說：‘一個人當兩個人用，工作哪能忙不開呢！革命工作就得要吃點累，好同志！’”

小青這個人真能說。他不住嘴地說着，我腦子裏想像着大隊長的樣子，他一定是個很厲害的人。

“說實在話，革命隊伍真是個大家庭。他雖然是個大隊長，他可比我父親還要親。他說話有時聲音粗一點，可是我听着很舒坦。自从我給他当了通訊員，學的東西可多啦。他每天教我識字，給我講革命道理……唉，若不是他常到別處去，拋下我一個人在家有點寂寞，說心裏話，我真不願離開他。”說到這裏，他更靠近了我說：“大隊長回來，你心裏有啥說啥，千萬別急，別害怕，若不……”

他還沒說完，就有一个人走進來；高個子，紅臉膛，腰帶上掛着手槍。小青趕緊站起來，我也立刻跟着站起來。我估計這人一定是大隊長了。我不敢抬頭，臉發燒，心怦怦地跳，手捏着衣角說不出話來。我斜着眼看小青，小青也斜着眼看我，好

像告訴我：“說話呀！別怕嘛！有啥說啥……”這樣一來，我的心越發跳啦，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啦。

小清真機靈，他用手指指我，對大隊長說：“大隊長，他要參加游擊隊。”他這一說，我的心就放下了一大半。大隊長瞧了瞧我，微微地笑了笑。小清給他倒了一碗熱茶。

“啊！坐下吧，爲啥還站着呢？”大隊長坐在桌旁凳子上，扭過身來和我說：“咱來談談，你多大年紀啦？”

“十五歲。”我趕緊回答。

“啊！十五歲，年紀小了點。”

“他比我長得壯實多啦！”小清插嘴說。

“家在哪兒？父母呢？”

“我沒有家啦。日本鬼子把我搞得家破人亡，我是給地主家放牛過活的。我要參加游擊隊去報仇！可以吧，大隊長！”我說完，兩眼直勾勾地盯着大隊長的嘴。

大隊長嘴角微微笑着，停了下才說：“你怎麼知道有游擊隊呢？”

“這哪能不知道呢！”我望着大隊長說，“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，時常在我們村住，村裏還有不少人參加了呢！我們村實行了減租減息，人們都說這是毛主席的主張，游擊隊和抗日政府办的。我看牛的那家地主，減租減息後，看着老實了一點，可是他背後總是嘟嘟囔囔，總找我岔子，不是說我沒餵飽牛，就說我打了牛。他還看着我，怕我幹游擊隊，他說：‘你要參加游擊隊，我就殺你頭！’我可不怕，有游擊隊我還怕他嗎！這會兒我就偷偷跑來參加啦！”

“啊，這樣呵！好吧，我答應你。”

嗨！這幾個字使我心裏簡直像開了花一樣的高興。我對小青笑了笑，小青對我笑了笑。他跑到我跟前，拉住我手笑呵呵地說：“從今天起，你就是光榮的游擊隊員啦！咱倆就成了親愛的革命兄弟啦！”

大隊長也笑着說：“你倆可真像兄弟倆，個子一般高，都是圓臉蛋，大眼睛……”

小青看大隊長這麼高興，便扭過頭去，再看看我，又看看大隊長，眨眨眼笑起來，像是想說什麼。

大隊長看透了小青的心思，馬上收住笑，板起臉來說：“想什麼呀，你又要請求了吧？你不是說他的身體比你好嗎，好啦，那就叫他到三中隊去，好多殺幾個鬼子。”

大隊長這麼一說，小青便難為情地紅了臉。他來到我跟前，拉住我的手說：“再見吧，我還有工作沒幹完呢！再見吧！”他說着走着，向我擺擺手才走出門去。

小青剛一出門，大隊長就指着他對我說：“這孩子真機靈，讓他到連隊去鍛鍊鍛鍊才好呢。”停了一下又說：“革命工作要吃苦哇！要行軍，要打仗，睡不好覺，吃不好飯……你受得了嗎？”

我笑了，沒說話。

二

當天晚上，小青把我送到三中隊。

中隊長個子很高，身體很粗壯，聲音很宏亮。他忙得很，他一面整理行裝，一面吩咐大家做這做那，大家也非常忙。他沒時間和我談話，只對我說了句：“你今晚在炊事班休息，他們不出發。”話雖說的不多，我听着可非常高興，有這樣的隊長多麼好啊！

隊伍出發了，我坐在門口大青石板上，看着隊伍嗖嗖地走過。隊伍漸漸走遠，消失在明朗的月光裏。晴朗的晚上真好啊！月亮真像盞大煤氣燈。我坐在石板上，自言自語地叨唸着：“今晚多晴朗啊！月亮又圓又亮，連星星都不顯啦！路上一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。”我長吸口氣又說：“真是個好夜晚！”

忽然，旁邊有人長長地“呃”了聲，接着說：“不好！這個天多麼討厭哪！”

我奇怪地問他：“這樣明亮，為什麼倒不好呢？”

“不好哇！”他拉長嗓門說，“越明亮越對打仗不利；夜晚襲擊敵人，容易受傷亡。”

他說的很清楚，我听着卻不懂。我也不好再往下問，於是我倆沉默地坐着。沉默了好久好久……我看他紋絲不動地出着神。

“听！你听……砲响……啊，槍也响啦！哈，幹起來啦！”他高興地喊着站起來。这下我才明白，他默默不言地坐着，原來是等候着戰鬥的聲音啊！

接着，他端來了板凳，拿來開水，像招待老相識似地拉我坐下談話。這時，我才看清了他，他已經是位上五十歲的老人家了。我很高興，有這樣一位老同志，他一定會跟我講很多戰

鬥故事。

他笑呵呵地問我：“你是來參加游擊隊的吧？”

“是！今早才參加，大隊長答应的。”

“對！小伙子，做的對呀！對呀！”他不笑了，眼睛被月光照得閃亮，他用手摸索一下短鬍子，一扭身抽出烟袋來吸着烟。

我心裏想，下面他一定會對我講打仗的故事了。

“唉！”他嘆口氣說，“我有個兒子叫炳垣，”他打量下我又說，“他和你歲數差不多。你今年多大啦？”

“十五歲，”我說。

“嗯，他比你大三歲。他可走錯路啦！唉，也不能怨他自己，他是個老老實實的莊稼人嘛，他是被國民黨抓去當的兵啊！”老同志長長地吸口烟又說：“國民黨口口聲聲說救國爲民，要人要捐去抗日，我想，兒子去當兵抗日還是好事，可是國民黨做的是禍國殃民，他們是‘刮民黨’！要捐要稅，刮的老百姓的血和肉，都塞到大肚皮口袋去了。他們站在老百姓頭上拉屎，見了鬼子就磕頭交槍，打着白旗投降……唉！”

老同志用力磕掉烟灰，狠狠地罵着：“他媽的多可惡！”接着說，“刮民黨還說共產黨殺人放火，可是真正殺人放火的是他們自己。他們親自殺，帶着鬼子殺，想把咱們百姓殺光！”

他站起來，眼睛含滿淚，傷心地說：“小同志，你懂嗎？我兒子走錯路了……她媽媽傷心得瘋了……就跳了河……小同志，你明白嗎？我活了這大年紀，受了三樣氣：地主、國民黨、日本鬼子；他們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就剩下我這老头子啦！”

我听得直心酸，我的家也是這樣啊！我本想安慰老人家幾

句，但說不出話來。

老同志偷偷地擦了下眼角就說：“小同志，我還不算老，我今年才五十二歲。毛主席說，打日本鬼子救國家是每個中國人的事，大家組織起來力量大。我想：對呀！我也是中國人，今天真正有了這樣抗日的隊伍，我可不參加嗎！同志們說我老了，可我覺得還很年輕，——有了共產黨，世道都變了樣，我們的歲數跟着我們的心也像翻了個身，我好像變成二十多歲一樣的小伙子了，我要狠狠地殺死那些害人的野狼！”

他講到這裏，我就更加聚精會神地往下听，估計这回該講打仗的故事了。

他坐下來，又抽着烟。看他又慢慢高興起來啦，他說：“我当了兩年多的兵啦，可是，一回仗也沒打過。上級叫我當炊事員，我本來不樂意，後來就高興啦。小同志，你想，我做飯也是爲了打日本哪！只要我把飯菜做得又軟又香，同志們吃得胖胖的，個個精神飽滿，多殺幾個鬼子，這也是我的功勞啊！小同志你說對不對？”

我點了點頭，老同志滿意地笑起來。

老同志談了這麼多話，雖然我沒有能够從他學到打仗的方法，可是我却懂得了比打仗方法還重要的東西，就是：一個人爲啥活着，爲啥去打仗。

已經是深夜了，遠處槍聲緊一陣慢一陣，月光冷冰冰地照着大地，老同志抬頭看看天色，要回去做飯。他們六個人，還去了兩個人站崗，但他們不讓我幫忙。老同志說：“隊長走時交代過，要讓你休息，我們不能違反隊長命令。”我雖然

不懂軍隊裏的規矩，我可聽說過軍隊裏的“命令”比甚麼都重要，所以，我只好坐在鋪上看着他們做飯。

天快亮了，飯也做好了，我坐着也累了，情不自禁地靠着牆角躺下去。剛迷迷糊糊入睡，忽然被一陣嘈雜的喊聲和鑼鼓聲驚醒了。我睜眼一看，炊事員同志都不在了。

我匆忙爬起跑到門外。哎喲，多熱鬧哇！隊伍都回來了，全村擁滿了人，連七十多歲的老大娘都扶着拐杖來歡迎了。鑼鼓咚咚地敲，人們連蹦帶跳鬧了個歡，真比過年還熱鬧，這我还是初次見到呢。不一會，炊事房的雞蛋、青菜和水果都堆滿了。我奇怪，村裏的人怎麼能這麼快就找到這麼多的慰勞品呢！

三

中隊裏可真熱鬧，一百多人連唱帶跳。昨天晚上中隊又打了勝仗。

中隊長忙得很，他剛辦完這件事，又來了那件事。他看我總圍在他後邊轉，便笑笑說：“你先休息，下午開完祝捷大會再到班裏去。”

這天下午，召集了軍民大會，我也站在隊伍裏參加了。方圓幾里的村民都來了，足有二千多人。

中隊長先上台講了話，他說：“鄉親們，光榮的游擊隊隊員們！我們又打了勝仗啦！雖然國民黨軍隊腐敗無能，一天失一個城，但是只要有我們八路軍、新四軍和廣東抗日游擊隊，有我們毛主席的領導，我們就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

去！”

全場熱烈地鼓起掌來。

“打倒日本鬼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堅決消滅日本侵略者，最後勝利是我們的！”……全場兩千多人喊成一個聲音。

老鄉們向我們獻了旗，旗上綉着“殺敵先鋒”四個大金字。兒童團給我們戴花，我胸前也戴了朵大紅花。

老鄉們一個接一個地上台講話，每字每句都誇獎着游擊隊的勇敢。我心裏很慚愧：要知道，我是昨天才參加的呀！不要說打鬼子，就連槍我還沒摸過呢！戴這朵大紅花我真不好意思。

“小同志，這朵花就代表了老百姓的心啦！”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同志，拍拍我的肩膀，指着胸前的紅花連笑帶說。

“剛才才是在台上嗎？”我認出了他。

“是啊！”他輕輕地撫摸着擺在他眼前的機槍說：“我是一班長陳貴明。你叫譚堯嗎？”

“啊，是啊！”奇怪，他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呢？

“隊長說要你到我們班來，你高興嗎？”

“哦，我當然高興啦！”我興奮地回答他。

晚飯後，我真的到了一班。

陳貴明班長，熱情地拉着我的手，把全班同志都叫來，一個個對我作了介紹。乍一到班上來，心裏有點發慌，全班十來個人，哪能一下記得清楚！只記了兩個同志：一個是身材細長的吳堅，一個是矮粗黑胖的馮得山。

大家把我圍起來，問這問那，問我有啥困難。我想有啥困難呢？於是我說：“沒啥困難，就是不會打仗。”

馮得山听了，很認真地把架势一拉，把槍一端說：“就這麼一拉栓……”說着做着，他把打槍的辦法教給了我。吳堅也把手榴彈的打法教給了我，同志們你一言他一語地把打仗的動作教了我一遍。

最後，班長說：“咱們都是莊稼漢，誰也沒受過打仗訓練，都是憑咱們的決心，憑戰鬥鍛鍊，憑咱們對敵人的仇恨，慢慢就學會的。你不要急，這玩藝兒打兩個仗就會了。不過頭幾回上戰場，心裏可能有點害怕，打幾回仗就好了……”

班長講了很多道理，我听着很新奇，可惜當時記不下來。晚上，班長叫我跟他睡在一起。他打開小包袱，拿出他唯一的一件外衣和一條毛巾給我說：“你先把這些東西拿去用吧！很快就會發啦！以後有困難告訴我，我想辦法幫你解決。”班長這個人多惹人親呀！他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地刻在我心裏，我眼圈都發酸啦！我不願接受這些東西，因為這是他僅有的一點東西。我再三地推辭，他就不住嘴地說：“階級兄弟用不着客氣……。”我只好接受了，我用什麼來回答他好呢，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班長鋪好稻草，拿來被子，蓋的枕的全弄好了。我蓋的很暖，很舒服，但我不能睡下去。許多新鮮事，在我腦子裏翻騰着：同志們對我多好哇，他們都喜欢我，都愛護我，爲了啥呢？一定是要我好好和他們一道去打鬼子。我應該好好幹哪！可是我什麼也不懂啊！我沒摸過槍，更沒打過仗；要是打起仗來槍一响，我身上會不會發抖呢？……想着想着，爲什麼被子重了呢？我急忙掀開被子一看，不禁喊了聲：“班長，你……”

“夜間很涼，把棉衣給你蓋上，不然就要凍壞身體。”

“你蓋什麼呢，班長？”

“這是班裏站哨的棉衣，同志們都說新同志蓋得少，應該給新同志蓋上。”

我說什麼好呢，革命大家庭多溫暖啊！我想說出心裏話——要和他們一起好好打仗，但剛一張嘴，就被一陣熱淚堵住了。班長輕輕地把棉衣給我蓋好說：“睡吧，好好休息，說不定明天要打仗呢！”

四

天剛拂曉，隊伍在村頭上站得整整齊齊的。

隊長講了講情況：“我們前天夜裏，打了鎮龍圩據點後，鬼子發了瘋，集中兵力來‘掃蕩’，爲了便於打擊敵人，我們要立刻轉移，大家要有充分的戰鬥準備……”

隊伍藉着黎明的微光，沿着曲折的小路，穿過了森林，越過了山嶺。

我跟在班長後面，心裏又高興又害怕。高興的是，要打仗了，我的願望實現了；害怕的是，在路上打起仗來，我沒有槍，只帶着兩個手榴彈。手榴彈這玩藝本來我就怕它，雖然同志們教給了用法，我還怕它在身上撞响。我一边走，一邊摸着它，心裏還想着：打仗，打仗，子彈的聲音真可怕嗎？子彈會咬人嗎？……要是班長知道我這樣害怕，他一定不再喜歡我了，可是怎樣才不怕呢？……

前面傳來了休息的口令，我們坐在道旁，大家都抓緊空隙整理鞋子和擦拭武器。

同志們問我累不累，我急忙說不累。有位同志說：“走了四十里啦，哪能不累呢？累是一定累，不過鍛鍊鍛鍊就好一些了。”

吳堅擦着槍上的灰塵，微笑着問我：“你喜欢它嗎？這是日造三八式馬槍！”他說着把槍遞給我看了看。

“喜欢它！”我說。我實在喜欢槍啊，沒槍怎能打仗呢？於是我就問：“什麼時候我也有槍呢？”

“別急，看見了日本鬼子再說吧。”

我回頭看着班長擦機槍，我忽然發現他那聚精會神的臉上，有手指長的一條疤，於是我問：“班長，你的臉怎麼啦？”

班長笑笑說：“是鬼子打的。”

馮得山在旁邊聽我問班長的傷，就跳過來說：“你不知道嗎？讓我講講班長的光榮好不好？”

“得了吧！別說了，誰還不知道呢？”班長的臉有些紅了。

可是大家都要聽，就是聽了幾遍的也願意再听听。馮得山接受了大家的要求，把班長的光榮傷疤講了一遍：

那是去年九月間，有一次和鬼子在一個村子遭遇了。在一個很危急的時候，機槍射手和班長都被砲彈炸傷了，班長把機槍拉過來，端起來掃射敵人，還鼓勵大家向鬼子衝鋒。他正在端着機槍打的時候，一顆子彈撕開了他的臉，連牙都露出來了。這時如果這挺機槍一垮，敵人就會反衝過來。當時，班長絲毫

不管自己這已經透氣的臉，仍然堅決地射擊敵人。

班長把機槍擦完了，他打斷馮得山的話頭說：“同志們，你們看這多漂亮！”說着拍了拍機槍，“好朋友，真能幹！只要你一高興，嘟嘟……一叫，鬼子你往哪兒跑。”

他這麼一說，同志們都笑了。這時馮得山好像有什麼心事一樣，收住了笑，想了想說：“班長，咱倆訂的計劃得修改了。”

班長笑咪咪地問他為什麼。

“你看，你現在使的是什麼？可是我呢，還是一枝步槍！”

大家問他和班長訂的什麼計劃。

“起初我和班長訂計劃的時候，都是用的三八槍，哪知他前晚得了挺機槍呢？我也要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大家笑起來，“馮得山，這是鬼子送的，為什麼不送給你呢？”

“這还用問嗎？”馮得山脹紅着臉。

吳堅站起來，拍着他那小馬槍說：“有辦法，老戰友，步槍機槍我都使用過。當時，我使手榴彈時想使步槍；有了步槍，打起仗來一看到別人用機槍，手一扣嘟嘟一响，鬼子成羣往下倒，我呢？瞄的再準還是一槍一個，我又想用機槍。所以我就向隊長要求‘讓我當個機槍手吧’，開始，隊長和我解釋，‘打仗沒有步槍不行，一不浪費子彈，二又打的準，三……’好處說了十來條，我還是聽，隊長沒辦法就答應了，你們猜他怎麼答應的？他說：‘好吧！可是咱沒有兵工廠，野地裏也不會長機槍，你要當機槍手，就向敵人去要吧！’”